

风中芦苇

黛莱达 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Grazia Deledda
CANNE AL VENTO

本书根据 Arnoldo Mondadori
Editore 1980 年第四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风 中 芦 葦

(意大利)黛莱达 著

蔡 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5 插页 6 字数 168,000

1992 年 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800 册

ISBN7-5327-1157-9/I·653

定价：4.5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一曲贵族之家的挽歌

吕同六

格拉齐娅·黛莱达 (Grazia Deledda) 对中国读者来说,似乎是一个颇为陌生的名字,但在意大利文学史册上,却是一个熠熠生辉的名字。

黛莱达是一位才女,天禀聪颖,才思横溢,她的作品倾倒了无数读者。她一生勤勉笔耕,著作等身,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意大利女作家。

黛莱达的生活道路鲜明地体现了她奋发、进取的个性。她是撒丁岛人,这个距离意大利本土近一百英里的海岛,许多世纪来以农牧业为主,经济衰竭,文化落后,与世隔绝。1871年9月27日,黛莱达出生在撒丁岛东部山区的努奥洛城。她的父亲是个小土地所有者,自食其力,收入颇丰。可是,黛莱达仅仅在小学念了四年书便辍学了,因为在这穷乡僻壤,封建宗法观念根深蒂固,轻视妇女的偏见不允许她再继续读下去。

少女时代的黛莱达,是极富进取心的。她羡慕甚至嫉妒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哥哥,因此发愤苦读,用心自学。幸运的是,她的父亲特别是她的当神甫的叔叔的藏书相当丰富,她如饥似渴地阅读,像海绵吸水似地从书籍中汲取知识。德·亚米契斯、大仲马、爱伦坡、卡尔杜齐、邓南遮、布尔热,是她当时喜欢的

2022/03

作家。对文学强烈的爱好很快转化为尝试写作的兴趣。她的习作先是在亲友中间传阅，十三岁时，她的一篇速写被一家刊物采用发表。1888年，黛莱达十七岁，她的第一篇短篇小说问世。从此，她文思如泉涌，发表的作品源源不断。有志者事竟成。撒丁岛的一名黄毛丫头，终于登堂入室，闯进了意大利文学界。

黛莱达的成名作《恶之路》(1896)，充满了撒丁岛的乡土气息。庄园主的女儿玛丽娅同雇农彼得相爱，但她又没有勇气同传统观念决裂，因而不敢接受彼得的愛。彼得失去了她的愛，逐渐走上了罪恶的道路。玛丽娅也失去了真正的幸福。爱情与道德，罪与罚，是这部小说的主题，而且这一主题从此贯串黛莱达的许多作品。对撒丁岛贫困、落后的阴暗面的展示，对日益没落的乡村文明流露出的淡淡的哀伤，婉约纤丽的文笔，对人物心理的着意刻画，使黛莱达的这部小说及其后的文学创作既打上了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意大利文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真实主义的印记，又体现出黛莱达独树一帜的抒情心理小说的风格。

1900年，黛莱达离开故乡，来到撒丁岛首府卡利亚里。不久，她和丈夫迁往罗马，从此便在首都定居。在罗马期间，她广泛结识文艺界人士，了解欧洲和意大利文学发展的趋势，从而得以从新的文化高度，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审视与表现撒丁岛的历史与现状。

1900年8月，《新文集》刊物连载黛莱达的长篇小说《埃里亚斯·波尔托卢》(1903年出版单行本)。这是一出伤感而深沉的爱情悲剧。一对青年男女既不可遏止地追求爱情与幸福，又因性格懦弱而不得不逆来顺受；他们既决心对旧势力作抗争，但又惶恐地救赎罪过。这种矛盾的、复杂的微妙心境，在黛莱达的笔下都得到了纤细入微的刻画。

长篇小说《常春藤》(1908年在《新文集》连载,同年出版单行本),《玛丽安娜·西尔卡》(1915年在《阅读》杂志连载,同年出版单行本)以及《风中芦苇》,是黛莱达创作盛期的代表作。《常春藤》叙述一个古老封建家族成员的不同遭际;《玛丽安娜·西尔卡》则描写一个出身于有产者家庭的老姑娘玛丽安娜·西尔卡同一个落草为寇的青年之间的爱情。它们从不同侧面展示出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冲击下,建立在宗法关系基础上的撒丁岛经历的动乱和变迁,旧的经济、文明、道德遭逢的危机。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同哀怨、颓唐的色调,象征主义的手法,紧密交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风中芦苇》是最能体现黛莱达的风格、也是作家最钟爱的一部作品。1913年先在《意大利画报》连载,同年出版单行本。

这是一个庄园主家族的衰落史。这个家族就是小说的群体主人公。小说以家族的三姐妹的命运作为轴心,又把一个忠心耿耿为这个家族效劳的老长工的身世遭际作为情节主线,贯串始终。埃菲克斯在庄园主平托尔家打了一辈子长工,他的身世像一面镜子那样映照出平托尔家兴衰荣辱的变迁。他的一切都同这个家族紧紧拴在一起,像青苔附着于石头一样,难解难分。他经历过这个家资豪富的大家庭的黄金年代,又是这个家族一步步走向没落的见证人。如今,他留在这个家族保留下来的最后一小块土地上默默地耕耘,远离市镇,面对孤独,用他艰辛的劳作来支撑着三位贵族小姐的生活。埃菲克斯不啻是为他人奉献一切的殉道者。

诺爱米是三姐妹中最年轻的一位。如果说,她的两个姐姐露丝、艾丝苔尔经过无情岁月的煎迫,已经习惯于忍受这种清苦的、死气沉沉的生活,变得麻木而冷漠,那末,诺爱米就不是如此

了。虽然家族的痛苦、忧伤的历史在她身上留下了浓重的阴影，但她对生活的热情并没有在她的内心熄灭，她对周围这暮气沉沉的、僵化了的现实不满，她不甘心把自己的青春年华作为殉葬品，和家族的荣耀一起埋葬在废墟之中。对贵族之家既往的光荣的追忆，给她带来些许慰藉，但她更怀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去渴望和幻想未来的生活。她比两个姐姐傲慢，孤芳自赏，但因而也更执拗地渴求打破自己老一套的、孤凄的生活，以旧生活的破裂的碎片，去重建另一种崭新的、富有活力的生活的愿望，在她的一双美丽的眼睛里燃烧。

贾钦托的到来，加速了这个贵族之家的衰落。许多年以前，平托尔老爷的第四个女儿丽娅，为了反抗不堪忍受的家庭专制，跟随一个路过的商人，弃家私奔。丽娅不幸早逝，遗下一个儿子贾钦托。他无依无靠，便从意大利大陆返回撒丁岛。

贾钦托被平托尔家族的三姐妹视为“陌生的外乡人”，他的意外出现，犹如一块石头投入一潭死水，打碎了三姐妹平静的、刻板的生活，也搅乱了埃菲克斯厮守在蛮荒的最后一块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贾钦托不像三位姨妈那样听天由命，也不像埃菲克斯那样安分守己，他有点儿好逸恶劳，向往富足的、轻松快活的生活，又经受不起外界的引诱，于是不多时便债台高筑，不得不去借高利贷。但他懦弱的本性又透出一种善良、朴实和率直，这也许是他终于没有堕落的缘故。末了，他不得不出走他乡，找到一份和牲口干的活一样繁重的苦活儿，开始自食其力，并在贫苦姑娘格莉塞达纯洁的爱情中获得了幸福。

三姐妹不喜欢这个外甥的所作所为，对他怀有一种半是敌意半是怜悯的情绪。然而，说也奇怪，诺爱米却渐渐地体验到，她的内心深处萌发了对贾钦托的一种奇特的感情，一种隐秘的、

奥妙的感情。这种奇特的感情或许是她想冲决贵族之家的精神牢笼的渴望的一种奇特的、扭曲的表现。于是，她的孤寂的心灵开放出生活之梦的花朵，犹如荒芜的古老陵园的乱石间绽开的玫瑰花。不过，这种扭曲的情感在冷酷的现实中注定是要破灭的。这一发现，使诺爱米的情感世界掀起了波澜，她既惊恐又激动，她想尝试禁果的甜蜜，又不得不竭力克制自己；她不禁暗自悲叹，嚤嚤啜泣；也许，这是因为幸福的痛楚，又也许是因为痛楚的幸福。

埃菲克斯满怀恐惧的心情，发现诺爱米对贾钦托的奥秘感情。他以为这是命运对家族的惩罚，是对他当年帮助丽娅出逃的罪过的惩罚，是对他为了掩盖这一事件的真相而把平托尔老爷杀死在野外的罪过的惩罚。

随着情节的展开，埃菲克斯的形象越来越集中地体现出这个古老家族没落的特征。小说第二部分侧重写埃菲克斯为了救赎自己的罪过，背井离乡，沿途乞讨，四处流浪的遭际。当这个浪迹天涯的老长工吃足了苦头，弄垮了身子，硬是挣扎着重新回到女主人身边时，已是皮包骨头，奄奄一息的生命垂危者。他躺在厨房里炉灶边的芦苇上。他因严重的肝病而连续发着高烧，他清醒地意识到死神正在向他召唤，他体验到一种肉体 and 灵魂获得解脱的甜蜜，因为他过分劳累了，他的卑微的身份和干枯的躯体，再也无力支撑这哗喇喇行将倾圮的贵族之家。

诺爱米小姐即将出嫁给暴发户、高利贷主堂·普列杜。此刻，埃菲克斯几乎已经睁不开昏花的眼睛，但他注视着婚礼的筹备工作。他离开人世前最后一眼看到的，是新娘诺爱米双眼饱含的泪花。如果说，诺爱米对贾钦托的爱情是没有希望的爱情；那末，诺爱米同堂·普列杜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婚姻！诺爱

米最终抗争不过命运的力量，不得不牺牲自己精神和肉体的自由，把自己作为祭品，奉献给垂涎她已久的堂·普列杜。贵族之家的体面得到了挽救。然而，透过这个庄园主家族的解体的历史，读者分明见到了在以堂·普列杜为代表的金钱势力的冲击下，历史悠久而又闭塞、落后的撒丁岛发生的相当缓慢而又不可逆转的变革，古老的封建宗法关系已经分崩离析。

埃菲克斯平静地、悄悄地告别了人世。他的死给古老的贵族之家涂抹上了一层哀怨的色彩。诺爱米出嫁了，她的婚礼也笼罩上了一重不祥的光圈。几乎发生于同一天的红白喜事，其实都是悲哀得不能再悲哀的悲剧。“风中芦苇”，不啻是主人公们的象征。他们被神秘、强大的命运所播弄，无能为力，恰如任凭狂风摆布的芦苇。

唯一的胜利者是堂·普列杜。他起初同恪守传统的平托尔家族之间看来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以及后来他同这一没落家族之间看来似乎很不和谐的联姻，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关系同封建宗法关系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这种对立与冲突给平托尔家族，给撒丁岛，带来了灾祸，又给它注入了活力。这便是一部贵族之家的没落史所蕴含的深刻的哲理。

《风中芦苇》是一部抒情性的社会—心理小说。黛莱达在作品中充分显示了她极其独特的艺术才华。

作家对撒丁岛怀有一腔深深的爱恋之情。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海岛乡村，宛如一幅描绘着绿色的河堤，静静的碧水，点缀着洁白的卵石的油画，一切都是美好、温馨和亲切的。在黛莱达的笔下，撒丁岛的乡村不啻是一个神奇的世界，故土的历史、文明、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无不染上一重神话般奇异的色彩。那天上银色的月光，星星和云彩，田野间的树叶和花朵，无不是小精

灵、仙女和幽灵们的幻化；那杜鹃富有节奏的啼鸣，蟋蟀的嚙嚙叫声，清风的微微吹拂，似乎是它们的声息。这些神秘的生灵飘忽不定，或藏身于晨曦的朦胧之中，或隐匿于黑夜的帷幕后面，或伴随着月光，使山丘和河谷都充满了盎然生气。这是多么洋溢着诗意的美妙的景象啊！现时与往昔，现实与幻觉，神奇与迷信，在这里浑然一体；对二十世纪初叶撒丁岛乡村的社会—文明情状的现实主义叙述，同抒情诗般的、挽歌式的、朦胧的、超现实的风格，得到水乳交融的结合。

黛莱达最擅长把人物的心境同自然物境的描绘，把社会—道德的冲突同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糅合起来，加以委婉舒徐的刻画，造成浓郁而典雅的抒情韵致。

那悠扬的琴声，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出现。有时，它的旋律是欢快、跳跃的，它催人兴奋，深深地拨动着人的情欲；有时，它的音调又是那么哀怨凄惻，如泣如诉。无须多着笔墨，人物喜怒哀乐的心态，青春躁动与坎坷悲凉的境遇，全在这琴声中获得了淋漓尽致的宣泄。

贯串全书的芦苇，更被黛莱达赋予了生命和活力。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受罪与罚的纠葛折磨的埃菲克斯，辗转反侧，不能入眠；絮絮低语的芦苇，仿佛在向沉睡的大地祈祷。在这里，芦苇简直成了忏悔自己罪过的虔诚的基督徒埃菲克斯的化身。有时，瑟瑟作响的芦苇，朝埃菲克斯弯下身子，用犹如柔指，犹如舌头，充满生机的叶子抚摸他，舐他，对他神秘地、持续地悄声细语，重复着河谷地那些精灵的喃喃声，流水的潺潺声，朝圣者们的颂歌声，磨房的索索颤动声。在这里，芦苇又化作灵魂受到煎熬的老长工的贴心人，给他慰藉和柔情；又好像化作了整个大自然，使人感到神奇、亲昵。至于那个反复出现的“风中芦苇”的意

象，更成了一种象征，一种永恒。

当埃菲克斯惊恐地发觉诺爱米同贾钦托的情感纠葛时，顿时忧心忡忡，他的内心激起汹涌不息的巨澜，而此时他周围的大自然却又是那么宁静、温馨：“夜莺在歌唱，整个河谷沉浸于一片金色的光泽，一片因灿灿的天空的余霞而反照出来的蔚蓝色的金光。”外在世界的安谧、光灿，有力地反衬出老长工此刻焦灼、惶恐的心态。两者之间形成的强烈反差，赋予小说一种巨大的艺术冲击力。

意大利著名文学史家、罗马大学教授萨佩尼奥在评论黛莱达的艺术风格时这样写道：“黛莱达不是在叙述，而是在歌吟她叙述的事件。”应当说，这是很高的评价，也是很恰当的评价。

黛莱达的声誉越出了撒丁岛和意大利半岛，赢得了各国读者的欢迎。1926年，她因“那为理想所鼓舞的作品以明晰的造型手法描绘海岛故乡的生活，并以深刻而又同情的态度处理一般人类问题”，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黛莱达一生写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集五十余部。《风中芦苇》是这位女作家的长篇小说首次同我国读者见面。1991年是黛莱达诞生一百二十周年，我们谨以此来表示对作家的热诚而真挚的敬意。

1990年12月，北京

第一章

平托尔家的仆人埃菲克斯在靠近河流的小庄园尽头加固堤坝，干了整整一天的活。这座堤坝是他一手修筑起来的，已经历尽不少风风雨雨的年头了。黄昏时分，他在草屋前坐下，草屋座落在白鸽子山冈的半山腰上，周围是从丛淡青色的芦苇。他居高临下地细细打量着自己的劳动成果。

大自然的景色在他脚下一览无遗地展现，在黄昏的苍茫暮色里，庄园笼罩在一片寂静的氛围中，几处流水折射出粼粼波光；而那庄园，在埃菲克斯看来，与其说属于他的女主人们，还不如说是属于他自己的：三十年的苦心劳作和经营似乎已经使庄园完全归他所有了。两行印度无花果组成的篱笆，犹如两道蜿蜒曲折的灰墙，顺着山冈到河流，由高往低，层层叠叠地把庄园包围起来，他觉得就像这人世间的边界似的。

埃菲克斯并不去注视庄园以外的地方，因为那儿有一部分土地一度曾经属于他的女主人们，为什么要去回忆往事呢？惋惜徒劳无益，不如更多地去考虑未来，并希望得到上帝的恩典。

上帝许诺了一个好年成，至少说，上帝让山谷中所有的杏树和桃树开满了鲜花；山谷镶嵌在两行灰白色的山丘之间，在西边，远处是青翠的山峦，在东边则是大海；山谷里，春天的草木、流水、鲜花、各色闪光的斑点，相互辉映，伴随那河流的潺潺流水

声，仿佛一个酣然入睡的孩童喃喃自语，安躺在一个蒙着绿色纱罩、系着蓝色带子的摇篮里。

天气已相当炎热了，埃菲克斯想起暴雨即将来临，它会使没有堤坝的河水猛涨，并使河水像一头怪物那样从河床里猛地纵身跃起，摧毁着一切东西；他寄希望于上帝的恩典，是的，但眼下还不能信赖。连山谷边缘的芦苇顿时也警觉起来，在阵阵微风的吹拂下，交头接耳，仿佛在相互通报灾祸的到来。

为此，埃菲克斯劳动了整整一天。现在，在等待夜幕降临的时候，为了不让时光白白流失，他一面编织草席，一面心中默默向上帝祈祷，保佑他的劳动确有成效。

如果上帝不愿意他的堤坝像一座山峰那样坚强有力，那末，这小小的堤坝又有什么用处呢？

埃菲克斯用柳条编织了七条草席，这意味着他向我们的上帝祈祷了七次，愿上帝和圣母保佑。山下，在黄昏的蓝色雾霭中，小教堂和宁静的草屋的围墙，就像许多许多个世纪以前被遗弃的史前小村庄。此时，一轮明月冉冉升起，犹如一朵盛开在山丘灌木丛中的硕大的玫瑰，大戟花的芬芳气息在河边飘荡。埃菲克斯的女主人也正在祈祷。最年长的艾丝苔尔小姐，愿上帝保佑她，肯定正思念着他这个有罪过的人，仅此一点就足以使他心满意足，补偿了他的辛勤劳作。

远处传来一阵脚步声，他不由抬起头来。他似乎听出来了，这是男孩迅速而轻巧的脚步，是天使来宣告快乐与忧伤的消息的脚步声。这是上帝的意旨，是上帝派他来宣布美好的和不幸的消息。但是他的一颗心却开始颤抖起来，连干裂的黑黑的手指也在颤抖，他手中银光闪闪的草席，在月光下好像索索抖落的细细的雨丝。

那脚步声已经听不见了，但埃菲克斯依然坐在那儿，木然不动地等待着。

明月在他面前升起，夜晚的各种声音提醒他，一天已经结束了。那是杜鹃鸟富有节奏的啼鸣，提早到来的蟋蟀的囉囉声，一种叫不出名字的鸟儿的悲切的呜咽声。那是芦苇抖动时发出的悉悉索索的声响，流淌的河水越来越清晰的淙淙声；尤其是微微吹拂的清风，仿佛从大地深处透出的某种神秘的喘息。是的，辛劳的仆人的一天结束了，然而，小精灵、仙女、游荡的幽灵们的神奇无比的生活开始了。古老的巴洛尼的幽灵是从加尔泰地方的城堡废墟上来的，他们在埃菲克斯左边远远的地方，沿着河流的两岸追逐着野猪和狐狸。他们的武器在岸边矮矮的桤木丛中闪闪发光，远处猎狗低沉的吠叫声，表明了他们的去向。

埃菲克斯听见了那些在难产时丧生的女人下河洗衣服的喧闹声，她们把亡者的胫骨当作槌棒，敲打衣服。他觉得隐约看见了阿马塔托雷——头戴藏有珍宝的七顶帽子的小精灵，他们被一伙长着钢尾巴的吸血鬼追赶着，在杏树林中东窜西跳，飘忽不定。

阿马塔托雷经过时，月光下的树枝和石头都焕发出光采。没有受过洗礼的小孩的幽灵和魔鬼的幽灵搅合在一起，在空中飘行的白幽灵化作朵朵银色的云彩，尾随着月亮。小矮子、小仙女们白天在自己的位于悬崖峭壁的石房子里，用金纺车织出了金布匹，在纺车闪烁出来的巨大斑点的阴影下跳舞。而巨人们则在被月光沐浴的山峰的岩石间探出身来，手中紧拉着只有他们才能驾驭的巨马的缰绳，密切地窥视下面的动静，察看大戟植物丛中是否隐藏着蛟龙或富有传奇色彩的卡纳内阿大蛇，这些和基督同时来到人间的爬行动物，通常都在沼泽周围的沙地中

活动。

尤其是在月光皎好的夜晚，所有这些神秘的生物使山丘和河谷充满了盎然生气：人们没有权利去打扰他们，干涉他们的存在，正如这些幽灵尊重人们在大白天的活动一样。这么说来，现在该是埃菲克斯离开此地，在守护神的庇佑下闭眼睡觉的时候了。

埃菲克斯在胸前划了个十字，随即站起身来，他似乎还在期待某个人到来。不过他还是推开了权作小门的一块木板，倚靠着一个芦苇做的大十字架，这个大十字架是用来防御幽灵和魔鬼入侵草房的。

皎洁的月光透过草房的缝隙，照亮了这间狭小、低矮的屋子的角落，不过，对于身材像少年一样瘦小的埃菲克斯来说，屋子似乎是很宽敞的了。从屋顶到房梁，四周的墙壁，都是用芦苇和干草砌起来的，墙当中留了一个排烟的气孔，墙上挂着一串串的洋葱和一束束干草、象征吉利的橄榄树枝，用棕榈树枝做的十字架，一幅蜡画，一把对付吸血蝠的镰刀，一小袋为死于难产的女鬼准备的大麦。每当一阵微风吹过，所有这一切全会轻轻颤抖起来，蜘蛛网丝也在月光下闪射出清冷的亮光。地上，放着带把手的水罐，炒锅反扣着，平常他就紧挨着水罐、炒锅睡觉。

埃菲克斯铺好席子，但没有立即躺下。他总觉得听见了有个孩子走路脚步声。肯定有谁到这儿来了。果然，过了不多一会儿，邻近庄园的猎狗开始汪汪地吠叫，刹时间，方才在静夜轻声悄语的祷告中似乎已酣然入睡的整个村子，立即充满了好像人们冷不防被惊醒而发出的喧哗和各种回声。

埃菲克斯又把门打开。一条黑影沿着山坡走上来，那山坡上，低矮的蚕豆地在月光的照耀下泛起银色的波浪。平时，夜间

只要有人走过，他都会疑神疑鬼的，这会儿他又赶忙划了个十字。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唤他，这是一个男孩清脆而多少有点焦急的声音，他住在平托尔家附近。

“埃菲克斯大叔，埃菲克斯大叔！”

“出什么事了？扎南托，我的女主人们好吗？”

“我觉得她们挺好的，只是她们打发我来告诉你，明天一早就回庄园去，她们有事要跟你说，可能是为了一封黄皮信，我看见诺爱米小姐拿在手里念，露丝小姐用白头巾包着头，活像修女似的在打扫院子，她也停下来，倚靠着扫把，细心地听。”

“一封信？你可知道是谁来的？”

“不知道，我不识字。但我祖母说，也许是你的女主人的外甥贾钦托先生来的信。”

埃菲克斯觉得有道理，事情应该是这样，但他仍然低下头来，用手搔搔脸颊，陷入沉思默想，他希望但又担心自己受骗。

男孩吃力地坐在草屋前的石头上，脱下鞋子，问他有什么吃的。

“我像头小鹿那样奔跑，我真害怕幽灵……”

埃菲克斯抬起黄色的、表情严峻得好像蒙上一层紫铜假面的脸孔，用他那一双小小的、眼眶深深陷进去而四周布满皱纹的蓝眼睛凝视着男孩，炯炯有神，富有生气的眼眸里流露出一种幼稚气的焦忧。

“她们对你说，我应当明天还是今儿晚上回去？”

“明天，我告诉您了，埃菲克斯大叔！您回去，而我留在这儿替你看守庄园。”

埃菲克斯已经习惯于顺从他的女主人们，于是也不再提别的什么问题。他从一串洋葱里取下一头洋葱，从挂包里拿出一

块面包，男孩吃着洋葱和面包，开心得笑了，洋葱的辛辣的气味又马上把他呛出了眼泪。他们开始东拉西扯地闲聊，谈到了村子里最重要的人物，先是教堂主管，然后是他的姐姐，再后是米莱塞，他本是叫卖柑橘和酒罐的小贩，自从娶了教堂主管姐姐的女儿，便成了村子里最有钱的商人。他们还谈到埃菲克斯主人的表兄，地方官堂·普列杜，他也是个有钱的人，但和米莱塞不一样。还有放高利贷的女人卡莉娜，她是神不知鬼不觉地发起财来的。

“小偷们想把她的墙打通来着，可白费心计，他们失败了，今儿早上，她在院子里哈哈大笑地说道：‘如果小偷们跑进来的话，只能找到灰尘和钉子，我是穷苦人，就像耶稣那样一贫如洗。’但我的祖母说：‘卡莉娜大婶在墙壁里藏了一小袋金子。’”

不过，对于埃菲克斯来说，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事。他躺在草席上，一只手放在胳膊窝里，另一只手托着下巴，他听到自己心脏怦怦跳动的声音和路旁芦苇悉悉索索的声响，他觉得好像是一个恶魔的喘息声。

一封黄皮的信！黄颜色是不吉利的颜色。天晓得又有什么事要落到他的女主人的头上了。二十年来，在这个村子里，凡是有什么事打破平托尔家庭单调刻板的生活时，必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场灾难。

男孩也在草席上躺了下来，但他毫无睡意。

“埃菲克斯大叔，今天我的祖母还谈到，您的女主人们曾像堂·普列杜那样富有，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真的。”长工叹了一口气，说道：“可现在不是回忆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快睡吧。”

男孩打了一个呵欠。

“祖母告诉我说，自打马丽娅·克里斯蒂娜夫人去世以后，您那个上了年岁、但有福的女主人，就像一个被革除教籍的女人，给这个家庭带来了灾难，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睡吧，我对你说过，现在不是谈论……”

“您让我再说一会儿！您的小女主人丽娅为什么逃走？我祖母说，您是知道的，您帮助丽娅出逃，您一直送她到桥边，她躲藏在那里，直到有一辆卡车经过，把她带到海边，从那儿她乘船走了。她的父亲堂·扎姆，您的男主人，直到临死以前还一直在找她。他就死在那里，在桥边。是谁把他杀了？我祖母说，您知道……”

“你的祖母是个巫婆！她和你，你和她，让死人安息吧！”埃菲克斯吼叫起来，但声音显得嘶哑，而男孩却粗鲁地嬉笑着。

“埃菲克斯大叔，您别生气，这样对您不好。我祖母说是幽灵杀害了堂·扎姆，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埃菲克斯没有作声，他闭上眼睛，用手捂住耳朵，但男孩的声音在黑暗中仍萦绕在耳边，嗡嗡作响。他觉得这仿佛是那些从消失的岁月里走出来的幽灵发出的声音。

可不，各种各样的幽灵犹如倾泻的月光，渐渐地穿透房门和窗户的缝隙，来到他的身边；马丽娅·克里斯蒂娜，她像圣人一样美丽又宁静；堂·扎姆，紫红的肤色，火爆的性子，活像个魔鬼。他们的四个女儿脸色苍白，性格像母亲那样柔顺，实际上她们的眼睛里燃烧着酷似父亲的火焰，还有那些男女仆人、亲朋好友，他们充斥这个地区贵族后裔的富有家庭，不料刮起一阵不祥的黑风，这些人失去了踪影，就像一阵寒冷的北风吹过，月亮四周的云彩迅即消散一样。

克里斯蒂娜夫人去世了。女儿们苍白的脸上多少失去了母